

行李的味道

□马海霞

火车，卧铺，还是下铺，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心情不知道有多爽。临铺，一位胖子正躺在下铺上睡觉，见我扛着行李箱上来了，忙起身穿上鞋子，将他的一大蛇皮袋行李拖进自己床下，还不放心，弯腰用胳膊使劲往里捣。胖子的肚子让他弯腰下蹲格外费力，我问他需要帮忙吗，他连连摆手。好不容易见他将行李捣到最里面再也捣不动了，我微笑，示意他帮忙把我的行李箱放置行李架上。

收拾完毕，火车启动。胖子重新躺下，不久微鼾响起，我半躺着看书。火车哐当哐当，胖子呼噜着坐了起来，探身往床下看看，又起身穿鞋，弯腰伸进胳膊将行李往里捣。火车停了三站路，胖子捣了六次行李。

强迫症呀！我真想用眼神将他的行李从床下拽出扔出车厢，他肯定急吼吼下车追他的行李。胖子第七次捣行李时，我开始怀疑胖子的蛇皮袋里肯定藏着啥贵重的东西，他这是怕里面东西被火车哐当出来被我发现，趁他睡着偷拿他东西吧。

这个死胖子！火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，午饭时间到了，我从方便兜里掏出小面包和火腿肠，胖子也从包里取出泡面，接了热水将面泡上后，又变戏法似的拿出腊肠、肉干还有半瓶小二。胖子把腊肠和肉干往餐桌中一推，“吃，你尝尝，这是俺老娘自己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这是我和胖子的首次对话。

胖子吸溜一口泡面，吧唧一口肉，滋溜一口酒，这顿饭吃了很久。车厢里空调很热，外面虽然是寒冬，但胖子吃出了一脸汗，他买了一支冰棍，三五口就下肚了。

晚饭时，胖子又开始泡面，这次他从兜里掏出了酱肘子和辣酱，还是推至餐桌中间，“吃，尝尝，俺老娘自己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

火车上到处飘散着泡面味，尤其胖子的泡面离我最近，看他吸溜得那么香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果断在火车上买了一桶泡面——泡面和火腿还有榨菜的搭配，真是好吃得不要不要的。

以前上学时，我特别喜欢泡面的味道。那时候兜里没钱，舍不得

买桶装泡面，宿舍一有钱姐们儿经常买桶装泡面，为了闻泡面的味道，我每次都假装去阳台晾晒衣服，来回折腾几次，就为路过她放在窗台的泡面时，偷偷用力吸一下鼻子，过过味觉的瘾儿。后来毕业参加工作，荷包鼓了，一下买了五桶泡面，各种味道，吃了个够。

我和胖子讲这些时，他似乎和我找到了共鸣，吃完了饭，我俩开始聊天，其间他还是下意识低头瞅他床下的行李，刚要弯腰，我便说：“行李没挪窝儿。”他笑，我也笑。

夜黑了，外面气温低了，车厢空调也感觉不那么暖了，有卖冰棍的路过，还是会被胖子喊住，要一根冰棍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那么爱吃凉东西，这么寒的天？”

胖子答：“在外工作，两年没回家了，这次回家才待了三天，看着老娘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身影，想想便心酸，吃根冰棍，心里才舒坦一点。”

吃完了冰棍，胖子要躺下休息时，又弯腰看他的行李。

“没挪窝儿，里面有啥珍贵的物件呀，让你这么不放心？”

“嘿嘿。”胖子低声问我，“你没闻到味儿吧，这车厢除了泡面的味道你还闻到啥了？”

“没闻到别的。”

我这话成了胖子的定心丸，他不再说话，鼾声响起，他人睡就是这么快。

第二天上午，胖子还有一站就到目的地时，他将床下的行李拖出，神秘地对我说：“这里面放了一大包小干鱼，油炸的。俺老娘做的，知道我从小爱吃这个，特意做了一大包让我带着。我告诉她，不带，鱼好吃腥难闻，带着坐火车，遭周围人烦。可我上了火车后，老娘打电话给我，她还是把那包小干鱼偷偷塞我行李袋里了，说裹了好几层布，闻不到味儿。你上车后，我怕你闻到，所以使劲把行李往床里面塞，怕火车一颠簸，将行李颠出来了，熏到你，不好。”

胖子到站了，他扛起他的行李袋，转身对我说：“其实还是有点味儿冒出来，你没闻到可能是这一火车的泡面味道太浓。”

嗯，泡面的味道太浓。鼻子有点儿酸，突然想闻一下胖子老娘做的小干鱼的味道。

怀牧惠先生

□容剑平

“京城爬格莫嚣张，休碰中流八九枪，若到广东牙刷刷，语丝一喷更遭殃。”这是杂文家牧惠先生名片背面的四句诗，配漫画家廖冰兄先生画的牧惠漫画头像。

思念——牧先生让我对这个词的含意有了切身的感受。时近清明，又记起他。

几年前某一天，遇上一件有趣的事，第一时间是想打电话跟牧先生八卦一下，逗他一笑，然后才记起他已去世多年了。每次觉得自己碌碌无为、浪费生命，都会记起他，看看天空，仿佛他在“云上”看着我人间的我，说他生前说过的话：“你应该好好做学问。”

牧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我与牧先生初次见面是“911事件”发生时之时。

那晚（美国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），我来到广州云鹤北街，牧先生从北京来，在当年一个女战友的家里等我。我进门后，他一言不发，仔细端详我好一会后，说“不丑啊”。牧先生身量不高，留着过耳的长发，头发基本白了。

虽是初次相见，但彼此并不陌生，此前我常打电话给他，约稿不多，闲话不少。有时，他会冷不丁地来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来北京？”那时，我负责《羊城晚报·新闻周刊》多个版面的编辑，其中一个是一言论版。一同事闺蜜说，你应该约牧惠做作者，我便“依计而行”，问另一同事要来牧先生的电话号码。

那晚，我和牧先生正聊得高兴，电话铃响了，是他的朋友来电，让他赶快打开电视。原来电视正在现场直播被劫持的飞机撞上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！

此后，牧先生多次来广州，每次都是住在云鹤北街。有一次，他先将一摞书寄到羊城晚报社，让我代收。我打车将书送到云鹤北街时，向他“讨要”20元打车钱。他立即抽出一本书，看了一眼封底的标价，将书递给我，“这本书卖25块，你得找找我5块。”

牧先生是个重情的人。我两次目睹他落泪。一次是在广东鹤山一户农家。那次，“新高鹤（新会、高明、鹤山）”的老游击队员重游故地，牧先生邀我一同前往，他带上自传新书《要水、要枪、要笔》。到当年掩护过游击队员的“三婶”家探望，看到“三婶”仍然很贫困，老先生含着泪放下了一些钱。

另一次是在广西贺州。牧先生原籍广东新会，在贺州长大。那天下午，我们游览过贺州石林后，到附近的牧先生四叔家。车子停在马路边，我提着相机，跟着牧先生进入巷子，他嘱我为他和四叔一家拍合影。没想到，一直卧病在家的四叔在大约20分钟前离世。牧先生含泪放下数千元。听说辛苦了一辈子的四叔，还有维权的事一直未得到落实。按当地风俗，四叔的家人给了我一个“红包”——红包里是单数的11元。

贺州之行，牧先生邀请两位朋友还有我一起寻旧：牧先生出生的那所民房已坍塌，里面杂草丛生；贺镇镇上那处他家租住过的房子仍然有人居住……此行本是私人活动，因牧先生的贺州朋友客气，变成了“半官方”的接待。牧先生怕给人家添太多麻烦，便匆匆离去。

易中心！

牧先生多次来广州，每次都是住在云鹤北街。有一次，他先将一摞书寄到羊城晚报社，让我代收。我打车将书送到云鹤北街时，向他“讨要”20元打车钱。他立即抽出一本书，看了一眼封底的标价，将书递给我，“这本书卖25块，你得找找我5块。”

牧先生是个重情的人。我两次目睹他落泪。一次是在广东鹤山一户农家。那次，“新高鹤（新会、高明、鹤山）”的老游击队员重游故地，牧先生邀我一同前往，他带上自传新书《要水、要枪、要笔》。到当年掩护过游击队员的“三婶”家探望，看到“三婶”仍然很贫困，老先生含着泪放下了一些钱。

另一次是在广西贺州。牧先生原籍广东新会，在贺州长大。那天下午，我们游览过贺州石林后，到附近的牧先生四叔家。车子停在马路边，我提着相机，跟着牧先生进入巷子，他嘱我为他和四叔一家拍合影。没想到，一直卧病在家的四叔在大约20分钟前离世。牧先生含泪放下数千元。听说辛苦了一辈子的四叔，还有维权的事一直未得到落实。按当地风俗，四叔的家人给了我一个“红包”——红包里是单数的11元。

贺州之行，牧先生邀请两位朋友还有我一起寻旧：牧先生出生的那所民房已坍塌，里面杂草丛生；贺镇镇上那处他家租住过的房子仍然有人居住……此行本是私人活动，因牧先生的贺州朋友客气，变成了“半官方”的接待。牧先生怕给人家添太多麻烦，便匆匆离去。

因意犹未尽，他和我相约下次再回贺州，说好一定请我吃当地有名的酿南瓜花。我很期待“下次”，可惜，不久老先生病逝。按照他的遗嘱，他的书籍捐给了贺州一所学校。

牧先生是个杂文作家，爱读书，爱思考，曾建议我“好好做学问”。他寄给我不少书和学习资料，包括他自己的著作——点评中国名著系列，其中《金瓶插梅》一书，他已没有存书，特意到朋友那里要了一本寄给我。在他病逝前一周，我还收到他的新书《没理由陶醉》。

牧先生曾向我表示过，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老百姓多做些事，最具体的做法就是写文章为民“鼓与呼”。我相信他的真诚。牧先生去世后不久，我收到他的讣告和他生前指定去世后才印行的遗作。

我还欠牧先生一碗猪红粥。

有一次，我和牧先生一起“巡城”，我先领他游陈家村，再领他去北京路看古道遗址，牧先生提议顺路到高第街寻寻旧，当年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常去高第街。兴之所至，我俩还深入到高第街的内巷游走一番，无意中发现了挂有“内定文物”牌子的许广平故居。之后，我带他到天河城吃“回转寿司”，他觉得很新奇。牧先生喜欢和年轻人交往，也很愿意学习各种新事物，所以，他在我的眼里，是一个可爱的老先生。饭毕，一同信步走回相隔不太远的云鹤北街，牧先生说，还想吃碗猪红粥，但吃不动了。我说，等你下次来广州吧。然而，没有“下次”了，永远没有了。



早春二月

□汤青摄影

交通茶馆

□明前茶

要看一时一地老人家的生态，那就得去当地的茶馆。

一到重庆，当地闺蜜李辉，就拉我去寻访交通茶馆，就是那个开在黄桷坪川美老校区旁边的老茶馆，现在，它已经成为文青们到重庆一定要拜访的“网红茶馆”。

一进茶馆，我就诧异：重庆市中心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地方：茶桌都是磨掉了漆的四方老木桌，茶桌全是那种最古老的长条凳。高挑的人字屋脊上有透光的天窗，自然的光线从那里涌入，照见了实木椽子上斑驳的木纹。屋顶上的老吊扇是明确的80年代风格，有的已经足用了30年。茶馆不卖点心和酒菜，就卖茶。最贵的茶只有8块，而老重庆最爱的沱茶，在盖碗里冲泡的那种，就卖两块五毛钱。

我们去选茶的时候，看到柜台后面寄放的一溜儿茶杯，什么样的质地和式样都有。有的茶杯，杯盖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，明显许久没有用过了。

问亲自沏茶的老板：这茶杯是老茶客寄放在这里的？

老板略带惆怅地回答：对。你看这搪瓷杯，原来是个老棒棒军的，他在码头上挑货挑到69岁，回陕西老家去了；这白瓷杯，是附近的老裁缝的，他有8个月没有出现了；这玻璃杯，是我们川美雕塑系的老教授的，前年老伴去世，不久就被儿子接到美国去了……长久没出现的茶客，我们都担心他已不在人间。因为解茶馆是有瘾的，如果他回到重庆，一定风雨无阻要来会一会老茶友。

我问了一个蠢问题：为啥不帮他们把茶杯洗干净，你瞧，积了这

么多茶垢。

老板正色说：那可不成！你不经主人同意就帮他洗茶杯，好比动了他的根。老茶客会发火的！想想也是伤感，这只茶杯，差不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，与外头那个热闹的世界唯一的一点联系了。

听了她的话，味道粗野的沱茶喝在嘴里，有一丝难言的苦涩。那也是站在人生尽头的老人，向着来处恋恋回望的滋味吧。

那种眼神，可也不见得尽是伤感。因为，桀骜不驯的虎虎威势，靡颓老矣却能吃下一大碗饭的精气神，对新鲜事物评头论足的高昂劲头，每天都在茶馆的四方桌上演绎。而画家陈安健挂在这里的画儿，更是纤毫毕现地展示了泡茶馆的老人们活色生香的生活，还掺入了戏剧魔幻主义的色彩。没错，在陈安健笔下，这交通茶馆俨然是一个话剧舞台，一个集中了大量戏剧冲突的小世界。它有腔调有台词，有民间互相帮衬的江湖义气与古道热肠。天天来报到的老茶客，比如眼如铜铃犹如鲁智深在世的范大爷，须发皆白好比老年版《父亲》的徐大爷，70岁以后便是练出了6块腹肌的宋大爷，他们的悲欢喜乐，一颦一笑，既入了画儿，又天天在茶馆里“演出”着。以至于我这看画的人，分不清哪是艺术，哪是现实。

是的，茶馆如船，这些脾气倔强目光如炬的老人家，就是这条船上的“舵爷”。黄桷坪独特的艺术气与江湖气，以及它独有的怀旧情愫，都在这几个竹壳热水瓶中，都在下午三点钟，突然从某张茶桌上冒出的川剧唱腔中了。

非得在孩子面前捧手机？（外一则）

□子沫

有次喝咖啡，看到对面一桌是一家三口，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，咖啡端上后，一人一部手机，静静地玩，全程没有一句交流。母亲的手机还是架在桌子上，不知在看什么。整个过程大概二十分钟，一家人离开……

不知为何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总觉得可惜，父母做得欠妥。一家人在外坐着，随便聊点什么都可以啊，或者看看书也可以啊，非得在孩子面前捧个手机吗？没有那么多急着要看的事。

一位很喜欢法国的友人，曾提到，在巴黎和伦敦的地铁里，很多人手里都捧着书，更不要说咖啡馆了。她在法国认识一群很有品位的人，发现竟然有人还在使用老款的诺基亚翻盖手机，只有

一次看到其中一位在用餐时拿出手机，原因是他想起了一首老诗，是赞美酒的，为了感谢主人当晚招待大家的佳酿，他从手机里搜这首诗，然后站起来朗诵。这位朗诵诗歌的绅士，是当地的市长助理，一位彬彬有礼、身材保持得极好的中年男士……

这个信息爆炸、人心浮躁的年代，当父母的还是要有节制，不然整天指责孩子爱玩手机，自己呢？阅读也是要有家庭氛围的，空口要求苍白无力。家长轮流值班日去孩子学校，孩子对我倒是特别放心，因为我一定是捧着书在看的，不是要装样子，因为平日就是这样，不必担心我会掏出手机在那里无聊地打发时间，谁说孩子心里没有认知呢？

买大杯的咖啡更划算

买咖啡时，店员好心推荐，说买大杯的更划算。我笑，喝不了那么多，依然是买的小杯。有一次买巧克利，结账时店员也是好心推荐，看到促销了吗？两盒有优惠，我说，吃不了那么多，怕放坏了……

经常有人告诉我怎么划算，但我从来是按需来取，脑子里不会算计“划算”这两个字。不怎么热衷购物，买东西也只买需要的，不会因为打折去买并不需要的东西；超过能力范围的东西，也从来没想去拥

有。一则可能不属于那么喜欢购物的人，二则一直认为一件东西需要从容地拥有，而不是挣扎地拥有，量力而行，匹配消费才是适宜的。大到选择东西，也是一样，先问问自己，重要的是什么，其他的枝叶和附加可忽略不计，做人的原则永远是不要贪心。

有得有失才是真理。任何一种选择，少听别人怎么说，而是自己怎么想，无非是心要稳。有时候，不要也是一种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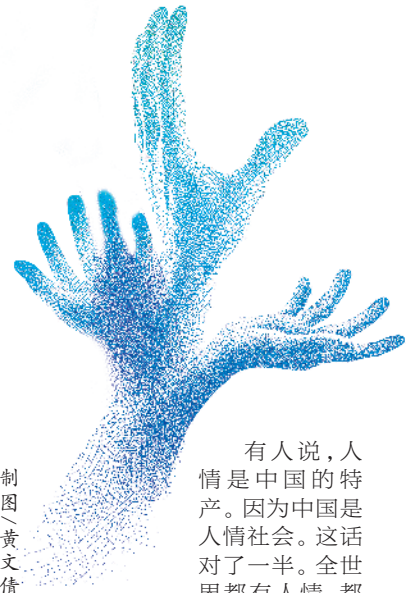
□（印度）拉马司瓦米·拉朱陈荣生译

最后，鳄鱼总结说：“我也不在乎在哪里生活。在陆上，我可以找到比在水中更好的食物，因为你们全都必须承认，兔子或陆上的其他动物，都比鱼或青蛙好得多的食物。”此时响起一阵响亮的掌声，会议结束了。

但可怜的鱼离开水半刻也活不了，他们认为不管怎样，求雨是他们的责任了，于是，他们就一起求雨。

很快，天空就变得阴沉沉的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雨水灌满了整个大湖。所有动物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。

鱼高兴地说：“上天为了少数人而赐福于大多数人！”



制图 黄文倩

有人说，人情是中国的特产。因为中国是人情社会。这话对了一半。全世界都有人情，都讲人情。

只要有人，就有人情。人情，人之常情。古人一句话讲到底了：人心是肉长的。老外的人心也一样。

讲完何谓人情，讲一个关于人情的认知。

有一句话，经常挂在大家嘴上：“这个社会人情冷漠”。

我讲过一万次：一个人不要活在流行语中，否则你基本上一事无成。

什么意思？这个社会人情冷漠，但是他冷漠他的，你不要冷漠就是了。你不要看到这个社会人情冷漠，你也傻乎乎地跟着冷漠，似乎还觉得自己很识时务很精明的样子。如果一个人总是这样，也不会有多大的戏。

越是这个社会冷漠，我们越

李敖的敌人

□孙香我

李敖辞世，江湖上少了一条好汉。或者说得愤激一点，江湖从此无好汉。李敖一生厮杀，杀敌无数，生前他谈起过他的敌人：“我的敌人不是一个出现，而是一个窝窝出现，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，我真‘闹’得很呢！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？因为我

是非、不讲俗情，不肯做乡愿。”李敖这一点很是像鲁迅的：一个也不饶恕。李敖却也不免感慨：“我的敌人十多个里有九个是小人。”这倒是要替李敖一叹息

的，敌人都是些小人，真委屈了他的一身好本领。李敖不得已与小人为敌，实在是抬举和便宜了那些小人，世无敌人，使小人成名。

民国一位著名文人曾自言：“平生知己惟敌人与妇人。”敌人是这样的敌人，这才像个敌人的，这位文人是要比李敖幸运得多了。

我在单位碰到过一些小人物，多年来背后遭了不少的小动作，我常常是识破却不道破，从来没有把那些男女当过一回事，也没有想过要与他们争一争斗一斗。

前些年我写过两句话：“在某个地方，我没有朋友没有敌人，没有朋友是我配做人家的朋友，没有敌人是人家不配做我的敌人。”像是牢骚，也是实话，却真不是傲慢轻狂，一直不曾碰到过真正的敌人，也要算是我平生的一件憾事，就如人家会下棋的，总不曾棋逢对手好好杀几盘，未免扫兴。敌人是有真本事的，会激发我们的斗志，小人则只是下三滥，只让我们感到恶心。而小人之所以成小人，大概也是自知不配做人家的敌人，不得已只好做个小人了。

人这一生，要有真正的朋友，要有真正的敌人，这才过瘾的吧？

远心旷度（紫砂壶作品）

□刘文



这是一把井栏壶，造型古朴大方，为紫砂壶的一种传统器形。该作品最为出彩之处，是壶中的刻绘。作者以稳健的刀法，运用删繁就简的书法线

条，将自然山水表现得神韵兼备：一叶扁舟浮现于浩渺江波之中，与岸边错落有致的树丛、茅屋、乱石形成有机呼应，构成宁静旷远的画面。

短句

□小青 辑录

（美）埃默·托尔斯《上流法则》：二十岁时，我们的日子还很长，你尽可有一百次犹豫不决，一百次想飞天，一百次重新选择——我们拿起一张牌，当时就得决定是保留这一张丢掉另一张，还是丢掉第一张保留第二张。还没等我们弄清楚，牌已经打完，而我们刚才所做的决定将影响到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生活。

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，不是号啕大哭，也不是冲你发脾气，而是沉默不语，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

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，有人喜欢你散着头发的样子，于是你犹豫到底是该绑着还是该散着，可是你却忽略了，真正喜欢你的人，喜欢你所有的样子。

“暖男”的定义：他只温暖你一个人，对其他人冷若冰霜，这才是“暖男”，暖一堆人那叫中央空调。

其实大家怕的不是撞衫，而是怕撞衫的那个人穿同一件衣服的效果比自己好太多。

痛苦、失望和悲愁不是为了惹恼我们。它们的存在，是为了

使我们心智成熟，臻于完善。

这么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，再要这么激动，该有多荒唐。各种各样的事件，变更、疏远、浪漫——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，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。这非常自然，而且肯定无疑。

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，想多看世界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。

严歌苓：跟着人群走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安全的选择，跟着爱好走，跟着理想走，是冒险的选择，有不可预料的成功和失败等在前面，但因为年轻，选择得起，失败得起，可预料的未来反而无趣。

一位健身教练拿了张名片给我，我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：“张东亚，健康终结者。”

我正经问吧，教练翻了个白眼，说：“女士，我叫张东。”

婚纱店里，新娘看中了一款婚纱，正在跟老板讨价还价，说了好多，新娘最后冒出一句：“老板，你便宜点吧，下次我还来你这里租。”坐在旁边的新郎听完脸都绿了。